說郛目録

弓第十八

侯鯖録 趙德麟

畫墁録 張舜民

撫青雜記 王明清

樂郊私語 姚桐壽

隱窟雜志 溫革

梁溪漫志 費袞

國家圖書館藏

侯鯖錄

宋　趙德麟

文選古詩云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注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綿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眞此意也著謂充以絮

緑沉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苦卧緑沉槍又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緑沉森冥冥始知竹名矣又見吳淑事類賦云緑沉亦復精堅引廣志曰

綠沉古弓名又引劉劭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堂溪魚腸了令角端

李賀詩中用小憐事北齊馮淑妃名也

竹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枯死實落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云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枯必六十復亦六年是也

東坡云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朮色二對無復加也又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爲郎無悴却羞郎亦的矣余詩中有青州從事對白水眞人公極稱之云二

物皆不道破爲妙

唐太宗貞觀初內宴長孫無忌造傾盃曲又樂府雜錄云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此曲

唐高宗龍朔中置三國子監

唐德宗建中三年用韋都賓陳京請借京城官商錢大索得八十萬貫時度支杜佑曰月費錢一百萬本朝元豐中畢仲術編備對月支六十二萬餘貫金帛不在數自大觀之後不知月用幾何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

文夫事非將相所爲

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甘蔗爲四蒲桃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曰栗如之何曰最有實事不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味時輩朱虛侯撰百官木草皆此類也

近時詩僧難得佳者餘杭參寥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六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江湖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目嘗得酒食燈花晃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濡葉津根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雷不暄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陵弭害消毒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雨則三日而成膏露則結珠而爲液此聖人在上則陰陽和而

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溢至牛目雪殺驢此皆陰陽相盪爲祲沴之故也

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頭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廋器示厭辱之也至今溲器謂之虎子或爲虎枕

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丁緩者爲卧僝香爐一名被中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爲機環轉運四周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中爲名今謂之熏毬

余嘗和劉景文詩云我識之無常縮舌君能號病低顏東坡笑曰吾嘗贈雷勝將軍詩曰太守無何唯日飲將軍競病自詩鳴見吾子對覺吾用無何二字體慢矣

杜牧之宮人詩云絳蠟猶封繫臂紗後學不解常見服飾變古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絲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擒其口令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續古事也

歐陽文忠公謫滁州令幕中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詩

要東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
裁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開花
歐公閒居汝陰時二妓甚穎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
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
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
于有詩留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色去海棠應恨我
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
陰之句耶
歐陽公自維陽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菱
舸浮使君寧復憶楊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
十頃秋東坡自潁移維楊作詩寄曰二十四橋亦何
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孫貢公素居京師大病予數往存撫之又數日見東
坡云聞曾見孫公素病如何予曰大病方安坡云這
漢病中瘦則瘦儼然風雅後見公素道此語公素應
曰那娘意下恨則恨無奈思量坡大奇之
東坡在黃州日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
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

荆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以目爲銀海是使此事否坡笑之退謂葉致遠曰學荆公者豈有此博學哉

熙寧中士大夫猶能詩盧東題汴河驛中云蒼顏白髮老參軍剩糶官糧置酒樽但得有錢共客醉誰能騎馬傍人門荆公見而愛之遂薦進用

東坡在徐州送鄭彥能還都下問其所游因作詞云十五年前我是區流帥花枝鈌處留名字記坐中人語嘗題于壁後秦少游薄游京師見此詞遂和之

中有我曾從事風流府公聞而笑之

蔡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褊

餐每得公一帖於殺師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醉花宜晝醉雪宜夜醉樓宜暑醉水宜秋醉得意宜唱醉將士宜鳴鼙醉女人宜謹節令除章程醉儁人宜益統孟加旗幟此皆以審其宜攻其暴以與憂戰

也此等語皇甫松持正所作醉鄉日月記中語
前世幾未有草青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度僧
之既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王
元之責商於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唯擁琴書卧
日眠還有一般勝趙一囊中猶貯御書錢
蘇邁伯達東坡長子豪邁雖不及其父而問學語言
亦勝他人子也少年作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
寒鴉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後東坡貶
惠州伯達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果卒於官

黃魯直賦太眞外傳詩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寒玉
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莫同兒女曹黃金粧劍鼻
獸畫旌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賦不
着赭金袍
潁昌西湖辰江亭成公作詩云綠鴨東陂已可憐更
因雲竇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
向夕舊灘都浸月過空新樹便留烟使君直欲稱漁
叟願賜閑州不記年
晁次膺薄遊南京嘗作詞云花前月下堪垂淚水邊

樓上總關心後過其家已與客飲復作詩曰去日玉
刀封斷恨見來金斗慰愁眉黃昏飲散歌闌後燒燭
水邊樓上時
杜牧之和裴禦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酥酪從將玩玉
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遂知唐人已用櫻桃薦
酪也
李商隱江之嫣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祇聞一過
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漢苑有人形柳一日
三起三倒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圃時蒔花木以待游子一日
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玉色麗人車中人下飲于庭
邀書生同坐生意當時貴人不出既見欵甚將別
出小碧牋書詩爲贈云 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
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 鶯啼斷綠楊枝
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 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
織烏西飛客還家深村 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
花嘗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
日也往來如梭之織坡又舉云楊柳楊柳嫋嫋隨風

急西樓美人春睡濃綉簾斜卷千條入又誦一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纛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此必太白子建鬼也

王性之云舒州下寨驛中所題詩余以示感之人讀之垂涕云北堂無老信來稀十載秋風鴈自飛今日滿頭生白髮千山鄉路爲誰歸

鄭猶詠王子安應試新亭二詩云一簪華髮一床書盡日新亭適意無莫道長安天樣遠長安自不厭江湖又云前年諫獵出長楊乞得新亭作醉鄉好把青

樽送酒媼從教人識御爐香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從焉善琵琶常養一鸚鵡甚慧丞相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呼之琵琶逝後誤扣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紹聖中有人過臨江軍驛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詩云李白當年謫夜郎中原不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何人在壯士悲歌淚兩行又云晉公功業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

斷碑人鱠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浮休居士張舜民芸叟忠義人也紹聖中入元祐黃籍爲黨人繫潭州赦書中獨元祐人不赦有宣赦詩云擊鼓塡街道傳聲過水濱國嚴三歲犯恩先萬方春舟楫隨南斗衣冠拱北辰嶺南并嶺北多少望歸人

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云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減舊時波又云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鬢毛衰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一說云黃拱作

少游題大年小景四首本自江湖客宦游何苦心因君小平遠還我舊登臨又云公子歌鍾裏何曾識此莊多應斗帳夢曾入水雲鄉又云曉浦烟籠樹晴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又云島外雲峯晚沙邊水樹明想當揮洒就侍女一時驚

余嘗愛韓致光宮詞云綉裙斜立正銷魂宮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花着雨春風應是怨黃昏

劉貢父先生元祐作少蓬余被旨召赴本省呈試貢

父作主文幕次中間與顏子敦誦渠昔自校書郎出
倅泰州作詩云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梧
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
尊直父名惠字亞夫最能詩有怪石二絕云山鬼水
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碧苔鈎簾坐對心語口曾見
漢唐池館來
劉路左車嘗收唐人新編當時人詩朋存老杜數十
首其間用字皆與今本不同有送惠二過東溪詩集
中無有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惟病身黃天無老葉
空谷滯斯人崖密松花熟山林竹葉春柴門了人事
黃綺未稱臣
曾阜爲蘄州黃梅令縣有峯頂寺去城百餘里在亂
山群峯間人迹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間小榜
流塵昏晦乃李白所題詩其字亦豪放可愛詩云夜
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兜娘子
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絕非頃時之容態
感之作詩云十載芳州撫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

時自衒青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黃子思云余嘗守宛陽縣解之後臨渭河汀嶼中連歲秋有孤鴈來棲于葭葦中今歲冬深不復至矣或已在繒戈或去而之他皆不可知也感而爲詩題亭壁云天寒霜落鴈來棲蘆晚川空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我沾衣

東坡於閩中驛舍見一詩錄之不知誰氏子作後聞乃姚嗣宗詩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邨舊斬樓闌劍買得黃牛教子孫

一道人敗道後作詩云瑶峯一別杳難期消渴從教醉枕欹不信丹青能畫得五更燈暗月來時

司馬池乃文正公之父仁廟時作侍制亦善作小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是一生愁

山谷茶磨銘云楚雲散盡燕山雪飛江湖歸夢從此祛機

參寥杭州城外題小詩云城隈野水綠逶迤裊裊輕舟掠岸過欲採芸蘭無覓處野花汀草占春多

詩參寥口占一絕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隨
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瞿塘之下地名人鮮甕少游嘗謂未有以對南遷要
鬼門關乃用爲絕句云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鮮
甕頭船北人慟哭南人笑日落荒村聞杜鵑

古人作律詩有當句對者兩句更不須對如陸龜蒙
詩云作說漱流并枕石不辭躑躅與龜蹤是也

漢書云輩尊章嫖以忽老杜詩云堂上拜姑嫜

去凡夫之父母曰嫜老杜罷姑嫜何耶

咸平三年六月詔保州保塞縣豐歸鎮東安村乃宣
祖之舊里而百姓趙加起實泒天潢久安地者雖爲
疎屬實重宗盟宜佩赤繩以先白杜可左屯衛將軍
仍賜加起等妻女首飾衣服銀器有差特遣內侍自
保州召加起至遂有是命

祖宗時用唐武德故事宗姓在異姓品上景德四年
舉行

洋者山東謂衆多爲洋爾雅洋觀裡衆鄰多也今謂

海之中心爲洋亦水之衆多處

露布人多用之亦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沈重

謝承云後漢李壽長爲青州刺史其所經歷宅州縣瞻察牧守長吏治政優劣上言曰臣以爲政一流雖非所部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以聞

江淹爲宗室建平王壤表稱宗尊

孿子戰國策孿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利害之似唯智者知之孿子謂雙生子也

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謂之煖女廣韻中正有此說

使餧字人初生産子俗言有子亦使此萌字俗謂以竹孤桶古使緬字酒初也

西王母見穆天子作歌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穆王曰余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余嘗對東坡誦之坡云決非食肉人語

世言梟禿烏非也唐起居郎蘇楷駮昭宗謚號河朔士人目楷爲衣冠土梟

陸長源以勲德爲宜武軍司馬韓愈爲巡宜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違周愿曰大虫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違之有旬日布於長安

西京雜記云玉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屠者亦爲璞刊誤云禮曰瓜祭上環又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此則祭物之意謂神農火食德侔造化後人追而報之今代崇尚伏氏之衆生士子孺人宜遵典敎今謂之中生也

歐陽文忠公嘗以詩薦一士人與王渭州仲儀仲儀待之甚厚未幾贓敗仲儀歸朝見文忠公論及此士人文忠公笑曰詩不可信也如此

東坡再謫惠州日一老舉人年六十九爲隣其妻三十歲誕子爲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一聯云令閤方當而立歲賢夫已近古希年

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益贈張子齊思仲家歌人團

茶予題其封云色映宮姝粉香傳漢殿森團團明月
晛却贈月中人

瓦瓏鐵殼渾沌錢文如建[redacted]外眉而內渠其名尾𤦺
注云眉爲高爲眉渠爲蹠爲渠一名魁陸爾雅曰魁
陸注本草云魁狀如海[redacted]圓而厚有縱理文小嶺表
錄異云瓦殼中有肉紫色曰天鵝炙也

高力士責在驩州詠薺菜詩爲舉直所稱云兩京作
芹賣五溪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

元微之敗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
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
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倅聞營妓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二句云
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王介甫少時作石榴花詩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
春色不須多此老風味又薄豈鐵心石腸也哉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
答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
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

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
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較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
今定國所藏排耳圖得之晉卿聊識此耳
東坡云琴曲有瑤池燕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變其
詞作閑怨寄陳季常去此曲奇妙勿妄與人云飛花
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倫啼自揾
殘粧粉抱瑤琴尋山新韻玉纖趂南風來解幽慍低
雲鬟眉峯斂暈嬌和恨
晁無咎云詞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
皆可對人不可言者爾東坡云予亦記前輩有詩
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予終身守之
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
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敬草
書患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
以付之一笑也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頗不懌詩云蟠桃三竊成何
味上盡鰲頭迹轉孤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詠
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滑稽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

敢意謂兩府始得用青凉傘也

東坡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在金川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個沒典底張鎬滕公且爲我致意朔後酒狂甚長進也杜甫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正謂張鎬也

東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眞實心出遊戲書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磊落人録細碎書亦三也

東坡書與毛國云歲行盡矣風雨凄凉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有少佳趣無緣持獻獨享爲媿想當一笑也

東坡云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羨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東向笑東坡代答云寒時便是熱時風饑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西向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王介甫詭詐不通外除自金陵過楊州劉原父作守以州郡禮邀之遂留方營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

就坐原父辨論久之遂去營妓顧介甫曰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海物異名云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肉柱膚寸曰江珧柱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吐納石華退之謂馬柱甲是此也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耳又荊蝦狀蜈蚣而擁楯曰蝦公

水鷄蛙也水族中厥味可薦者鷄

語兒梨果實之珍因其地名耳

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製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牲兼云以酒器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旅于是邦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於門乃知是酒五餅爲五經焉

畫墁錄

宋 張舜民

吳岳碑自首至末七段明皇八分書爲黃巢所焚摧剝僅可辨當時日書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徐常侍謫三山過廟下徘徊旬日察碑之典功不可得一因父進曰當時積土而立唯而去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飧一日大年曰爾爲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曰柰何大年

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予嘗登大伾倉窖仍存各容數十萬遍冒一山之上李密坐據敖倉便謂得計亦井蛙耳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鴈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節馮搜得之滿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說辦不辦且看瓮裏飛出鴈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馮秉旄鴈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爲郭雀兒

馮繼業父朔方節度使衛王劉伯壽少年不羈其父牌尹京每旦父趨郡隨馬而出簿佐偵伺父先入其自課書史從容無闕一日早至白礬樓下天未明獨坐茶坊中有一老人繼入就坐因相問勞共茶老人曰少年能飲酒乎伯壽曰性不能飲酒老人曰少年

不能飲老夫自飲可登此樓乎伯壽欣然從之既上
閭無一人老人一舉巴斗餘矣熟視伯壽曰少年人
清氣足可以致神僊然肩骨低一指猶位躋三品至
耄年文武雙全子孫蕃衍乃授以丹術元豐二年冬
予自蒲中之京師訪伯壽於嵩陽是時年七十有四
矣同登峻極行步如飛予與登封令龐元常杜子春
明經奔喘不及伯壽顧而笑曰三年少乃爾耶徂霖
髀咬示人皆肉皮裹骨毛長數寸扣之有聲光彩爛
然足未歇歌所爲大曲略數千言響振山谷累夕對

晷見且不眠至元祐初方卒無疾也
國初侯涉木強人也主銓事雷德驤詣部求官擬寧
州司理參軍曰官人未三十不可典獄以筆勾退
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膠傅破布單施虎徑中木
葉蔽之虎踐履着足不脫則恐微若奮厲便能固半
身虎怒頓剉不能去就既刲剝腸皆斷虎身臭到訥
耳鼻中雖盡力無能去之以至傾撲而死開腹腸
亦斷俗云蚊子咬殺大蟲本草著八月後蠏與虎鬬
而虎敗骨入虎以此而死非力不贍知有所窮也

臨潼縣驛前有俚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二爲正使一爲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劉郎官者縣人田升卿也田登第嫡父自陳升卿大怒聞公决杖元祐中升卿坐市易錢不明配流廣南人謂無親之報也

鳳翔婦與黃冠通姦即姙不能决在禁中四年至英廟登極赦到宣竟而婦生子髮被面齒滿尸余木之信至岐下取案文閱之不謬

許下西湖一州之冠始沮洳未廣自宋公序開拓遂瀰漫菰蒲魚稻采取不貲於是以詩落成多人稱

南水心有觀音堂昔乃四門亭子常有大蛇居之民不敢近其後改置此像蛇不復出像乃慈光獻法容云

寧州之南二十里棗社以狄翠公兩爲寧州刺史民立祠植棗取兩束之義今其民社前一日祭謬爲早云

本草著糯米爲稻米累朝釋略數千言無一字言堪爲酒正如白氏六帖錄禽遺大鵬也

北待南人禮數皆約毫末工役皆自幽涿遣發之

帳前人以爲勞樂列三百餘人節奏詭舛舞者更無
回旋止於頓挫伸縮手足而以角抵以倒地爲負兩
人相持終日欲倒不可得又物如小額通蔽其乳脫
若褫露之則兩手覆面而走深以爲耻也待客則先
湯後茶揖則禮恭今人唱喏乃喏也非揖也北人得
之

永洛之役一日喪馬七千匹城下沙燼中大小團茶
可拾也乃是將以買人頭者有人能道夜二更城既
陷李舜舉以筆摘略數千百字以燭蠟固之付有司
上之實遺奏也神宗得之不勝悲涕累日是時胡人
雜入月城而未偪左右以馬御之舜舉以鞭揮擊不
肯上馬少頃僵躓人猶見之李復上馬將出門失鞭
或云面上中箭在瓮城內然夜黑沸濤中面上中箭
恐非敵人也獨徐禧不知所歸人無道者或云有還
人見之夏國者三五頗符合疑亦有之

熙寧中郎中趙誠自富順監代還過鳳翔自言一任
二年裁兩次杖罪元豐中河中人劉勃自南京軍巡
官代還自言一任斷絞刑二百六十有奇斬刑六十

餘釘剛二十七此一院數也紹聖二年冬予至陝府
三年七月裁斷絞刑一是年冬移潭在任二年半凡
五服相犯悉具言之可傷生所未見也子殺父父殺
子各一兄弟相殺妻殺夫者數人
士人舉止不可不慎也近見陝西一漕使爲當塗蕭
終南太平宮道士張景先既前席與之並轎同塗所
在官吏迎送漕使自轎中舉手揖景先亦舉手全咸
陽爲一監官大詬使人捽褫波及漕使竟無如之何
觀者快之景先後主亳州太清宮黃履守亳
執弟子禮內寢饋食再拜問遺必百縑憑陵郡宮
飲無所不至范彝叟來客將贊名儀石南一喏而退
觀者又快之
王銑爲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愛
寒熱修成不知誰家厮居此既而銑尚主不逾年身
居之政與劉美打銀楊景崇擔土事同
黃巢入長安苦王孝之難僖宗再狩近轂之民爭入
攘寶貨唯幽民取佛至今雖民家充滿其工緻精采
非今人之作也環州有肅宗引駕佛坐像崇丈餘精

彩照人旁視可畏士人云國初欲置之京千人不能舉每有軍事則守臣致告

唐宮城兩橫街今西京內事也大明宮太極殿與宣政正衙相重宣政後是第一橫街直紫宸後延英後第二橫街方是後殿每朔望宣政排仗而入謂之入門今東京內城一重橫街文德殿正衙與大慶殿排行殿後即是橫街仗入而無所屬故未即喝仗皐祐中考求入門故事謂之入門儀以至問策貢士久之不決一日仁宗因閱長安圖指內次第翌日輸執政如然初以謂人門自是一儀也

仁宗慶曆初改錫慶院爲太學都下舉子稍稍居之不過數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嘉祐中孫復胡瑗領教事乞弛太學火禁唯小三館秘門令脫有不戒願以身任之自爾諸生方敢宿留四方學者稍稍臻集然熙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今乃千數人矣

大禮自中散大夫至逢直郎一等支賜元符星變自三省樞密院皆乞罷

唐制五品階不着緋三品不着紫今叅知政事宰臣皆着緋也

司馬温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惡濕襲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則同也

韓玉汝自言爲太常博士赴宴比坐一朝士素不識聆其語似齊人坐間序揖後酒到輒盡時酒行無筭盞空則酒來不食頃略已數盃意似醺酣玉汝獨念隣坐不敢不告因戒其少節片時再坐將起滿引但酹無害今萬一爲臺司所糾朝士怫然云同院是何言賢不看殿上主人柰何不喫反不能堪因復曰殿上主人只爲你一箇

祖宗朝內臣出使不得預職事外事責軍令狀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予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旁指一壙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因諷寺僧爲揜覆僧曰屢揜屢開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爾後不復來陶爲人輕檢嘗指其頭曰必帶貂蟬今則髑髏亦不復見矣

錢若水暇日在家延一術士戒閽者不得進客既而門外喧爭久之呼問閽者曰有一秀才欲請謁辭以有客不肯去因命之進則刺字書云臨江軍進士王欽若既入無冠頭巾皂衫黃帶雀躍嘶聲而結喉鄙狀可掬錢意甚輕之術士一見不復顧錢側坐向王咨嗟不已少頃王辭術士不揖錢褰衣從之錢大駭使人呼術者詰之乃曰斯人大富貴人也名位壽考無不極但無嗣當以外姓爲嗣既卒眞廟俾其壻張環主祀

李舜舉在官省言行有常神宗嘗題之一日謂曰爾養取一子服事舜舉敬唯之夕又喻旨唯如前近年又喻旨舜舉謝曰臣唯有一子待與陛下監稅

張璞者幽人少屢盜其丘之役應募坎窟得官後爲正使帶親御器械涇原鈐轄知鎮戎軍被重疾忽叩頭乞三年葬畢死未幾疾已一日覬殼如蟬竟三年亦不葬遂死不歲餘其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舉世謂不葬之臯最有徵驗

王欽若罷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詩送行獨楊大年丞

作詩於上前眞宗遣近侍喻旨作詩大年竟不作
錢明逸每宿戒必詰其謁者曰是喫酒是筵席筵席
客無數人巡酒一味食也喫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
斗甕盞一隻青鹽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談
多酒氣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問其旨否徒性不
知其志不在味也終日傾注無涓滴揮灑始可謂之
酒徒其視揖讓飲酒如牢獄中
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因飲鼈飲鶴飲
鬼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因
飲者露頭圍坐鼈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頭出飲
畢復縮之鶴飲者一盃盃復登樹下再飲耳
慈恩與含元殿正相直其來以高宗每天陰則兩手
心痛知文德皇后常苦捧心之病因鍼而差遂造寺
建塔欲朝坐相向耳始置十層後減爲七層所以盧
照隣詩云十層碧瓦搖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夫高
宗知母之誠篤哉而報母之恩何其薄也
同州北境良輔鎮即唐鄭魏公莊也田邑極彫弊不
蔽風雨嘉祐中求唐賢之後有道嚴者中人驩然相

率出城看夜叉既至野次見之如人形狀正如圖畫髮朱皮如螺蚌腰着豹皮褌觀者略數千人常以大樹庇身累日乃不復見又瀧州吳山縣漢高村關中李氏所居一日大雨有物墮庭中如馬臺狀乃一皮幞頭也垢膩寸餘蛇蜴出入臭聞十餘步李氏子欲焚之長老曰不可然雷鳴不去在屋上丈餘觀者不少衆觀之少間黑雲如壘下庭中遂失去

元豐中詩獄興凡館舍諸人與予瞻和詩罔不及其後劉貢父於僧寺閒話予瞻乃造語有一舉子與同里予弟相得甚懽一日同里不出詢其家云近出外縣久之復歸詰其端乃曰某不幸典著賊贓暫出回避一日舉子不出同里者詢其家乃曰昨日爲府中追去未幾復出詰其由曰某不幸和著賊詩予瞻亦不能喜愠

古盈鳳翔府麟遊縣每令長上事必作招祓舞其節奏與諸處不同乃曰此唐九成宮本山縣無妓子但止以手分書耳

堯之治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歐陽文忠公序唐

曆志以無補於人倫

翁肅閑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席代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人州宅代者攬衣止之曰這箇便不得

張安道晚年病目家厚資南京庫帑不迨也常閉目使人運籌一筭差必能擿之庫物精麤分毫不謬

嘗見呂相簡與一隣縣官託買酒云今爲親將至專致錢一千託沽酒又於後批切不得令廳下人送來納錢二百煩雇一人擔來

吾家舊畜鏡傳爲楊妃故物徑尺許厚七分背文精古有銘其略曰粉壁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灑則常端聖淑字名少空有並后之象明皇八月五日生也始置誕節名千秋　鎮進鏡若紫絲承露囊此幾是耶

郭詎性善謔攻詞曲以選人入市易務不數年至中行元祐初釐校市易復以爲承議郎親知每見之必詰問所因郭詞喫不能答作何傳詠甘草以見意云大官無悶剛被傍人競來相問又難爲　敷陳且

祇將甘艸論朴消大戟并銀粉疏風緊甘草閉相濕
及至下來轉殺他人爾甘草有一分
在京朝官四年磨勘元無著令熙寧中審官變行之
至今以爲常格
狄武襄西河書左也逋罪入京竄名赤籍以三班差
使殿侍出爲清澗城指揮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帥
鄜延科閱軍書至夜分從者皆休唯狄不懈呼之即
至每供事兩手如玉种以此異之授以兵法然又延
之於范公遂成名

北人信誓兩界非時不得葺理城堞李元則知雄州
欲展城無由因作銀香爐寘城北土地堂一旦使人
竊取之遂大喧敎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因
與工起築今雄州城北是也又建浮屠九層躬率士
紹月修供具不日成之既而下瞰幽級如指諸掌
熙寧中余知寧州襄樂縣排架閣以周祖廣順中平
兗州慕容彥超露布爲祖潭州架閣以建隆四年求
遺書詔爲祖
周世祖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門使太祖走馬以馬力

盡處爲城也

郭祖受命討守眞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眞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眞猶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于婦符氏術者大呬曰母后相也守眞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決既嬰城無砲材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砲材也守眞大喜以爲受命之符其後既破郭祖以符氏納世宗是爲符后

郭祖宿帥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爲逆者固守乃失言曰城開之日盡誅之幕府日蒼然恐愈固矣弟告之曰非守眞者餘皆免一日城開乃即其地爲普救寺

太祖微時多游關中雖甚窘乏未嘗干投人或周之必擇而後納有伯錢之餘必有與人人頗異之長武城寺僧嚴者常周之往來無倦陰異其骨氣使工人貌之今置神御過者輒謁其繪事本褐衫青巾據地六博後易靴袍矣

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容上色愠范質

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方罷奠不沾醉

自唐末五代每至傳禪部下分擾剽刦莫能禁止謂之靖市雖至王公不免剽刦太祖陳橋之變即與衆誓約不得驚動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靈長之祐良以此乎

太祖北征羣公禮道於芳林園既授綏承旨陶穀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illegible]受取兩拜則來難爲揖酌也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銜謂之崇政殿說書云

太祖朝進講爲難每遇疑義必面加詰難往反久之爾後累朝但端默諦聽得有商確仁宗尤所耽味日昃不倦每及祖宗彝訓及二典政實必拱手上加肅敬

神廟博涉多識聞一該十每發疑難迥出衆人意表故講官每以進講爲難退而相語曰今日又言行過也黃履　蘇子由以手捫其腹曰予腹每趍講未嘗

不汗出也

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琵琶腿車軸身取多力唐募軍有趨關負之格取其關持其末五舉爲合格

太祖射使弱折弓弛絶力斷弦踏翻地面射劍箭桑王德用射訣鋪前脚坐後脚兩手要停不須高弛裡絃外覷帖子急拽後手託弓梢劉昌祚云某把弓萬事皆忘是亦不可分其志也

祖宗征河東皆自土門還師駐驛真定潭園行宮歲謹繕完器甲所儲至二十四庫累有旨批排二年裁畢四庫而已潭園方廣六里有畸亭榭皆王氏父子所輯宮後八角大亭乃耶律德光造弛之所也

神宗於崇政殿設二十四庫以儲金帛親製庫銘其略曰昔在前朝獫狁孔熾嗟予小子其承云云諸分置作院

河北設五都倉講好高麗良以此也然功未絶而上賓是天未欲燕薊之民歸中國乎

階級條太祖制也若曰一階一級全歸狀事之儀至今樞司以匣藏之也

慶曆康定以前朝士不披毛凉衫公服重戴而已冬月或披毛衫而得寒疾今則無問寒暑雖六軍術士重戴披衫與士大夫錯雜路衝無別雖曰凉衫實熱衫也

杜常昭憲太后之族子也神宗聞憲之門有登甲科者深喜之有旨上殿翼日喻執政曰杜常第四人及第卻一雙鬼眼可提舉農田水利太祖常謂陶穀

雙鬼眼

太祖深鑒唐末五代藩鎮跋扈卽位盡收諸鎮之兵列之畿甸節鎮惟置州事以時更代達今百四十年四方無吠犬之警可謂不世之功矣或云陳希夷之策

唐書太宗在洛登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趙嘏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按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安得綴行之士又武元衡遇盜之事是時晉公同行並

巒趨朝史載瑄帽雖傷不害以馬逸得脫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也

仁宗深患七史讀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詔重修唯唐書卒業所費緡錢十萬有奇既進御翼日有舊唐書不得毀久之諭執政云當時何不令歐陽修爲之

魏公對曰修分作帝紀表志既退語曰爾應其父病也

嘉祐末余在太學有傭書陳遂者携一子方孩饑來不可支書亦不佳或曰此陳彭年嫡孫也其父[illegible]守汀州以贓敗杖脊流海島遂至無賴時余方冠未知彭年之爲人獨念祖爲執政而孫已若是耶既而見劉貢父盡得彭行事所謂九尾野狐者乃知天之報也不差後遂困甚與其弟歸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云

王君貺拜三二十有七歲矣自爾居洛起至八十歲位至宣徽二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舍早世唯有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克一隅未完丞塟富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定居之紹定本姑姑

蘇人富家又無子

范祥領制置解鹽始抄法初年課一百二十萬末年一百六十五萬以謂抄鹽法止此可矣或征而多取之則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萬不專爲以抄請鹽兼爲飛錢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爲重載易之爲抄則數幅紙耳於是禁絕鹽法邊置折博務張官置吏買到錢克折斛斗糶客得錢不能置遠必來買抄是用邊糴不匱抄法通行建至熙寧邊事稍勒用抄日增元豐初年賑饑亦用自爾軍須國計無所不資商賈入京價折於金部歲出見錢三千萬貫買抄以摧見錢不繼抄法朘削冶鹽水泠解池遂失所利原天時人事符會如此良可歎息

有唐茶品以易羨爲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衮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其後稍爲餅樣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爾迨至本朝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珍尚鑒別亦過古先丁晉公爲福建轉運使始製爲鳳團後又爲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擬上供雖近臣

之家徒聞之而未嘗見也天聖中又爲小團其品迺加於大團賜兩府然止於一觔唯上大齊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以金八人折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賡唱以詩故歐陽永叔有龍茶小錄或以大團問者輒方封寸以供佛供仙家廟已而奉親幷待客享子弟之用熙寧末神宗有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矣然密雲之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予元祐中詳定殿試是年秋爲制舉考第官各蒙賜三餅然親知誅責殆將不勝宣仁一口

嘆曰指揮州今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好意旨熙寧中蘇子容使姚麟爲副曰盡載紫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供上之物儔敢與人未幾有貴公子使廣貯團茶自爾人非團茶不納也非小團不貴也彼以二團易蕃羅一疋此以一羅酬四團少不滿則形言語近有貴貂邊以大團爲常供密雲爲好茶

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又無甚異唯求之歟抑與之歟

古今事有符合者韓信破齊歷下田横烹酈生耿弇破張步殺伏隆曹丕甄后周世宗符后效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算生張說張德輿裙裝晉公與皇祐中言者摘王德用夏人殺楊挺與孫膺斬麗涓皆同

魏嚴唐魏鄭公商孫也曾拜國子四門助教熈寧末予過其門見嚴年可六十許語言成理出鄭公畫像乃近年筆多爲俗人書題唐之譜牒詔誥無一存者乃曰爲官員持去盡矣唯有周特登城縣帖判狀數種有免車牛狀縣判云魏公唐室勲賢名傳青史

即是簪纓之後難與百姓雷同其車牛特免令之縣令敢爾乎

凡自岷州趨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夫山中入棧路或百十步復出略崖嶮崟不可乘騎必步至臨江寨得白江至階州須七八日其所經皆徒傳所不可行放之山水秀絶天下無有也臨江之上一處當大山中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無際出衆山上居人曰此雪山佛居也有獅子人常見之非西域雪山是蜀所記無憂城東北望隴山積雪如玉也

嘉祐初仁宗寢疾藥未驗問召草澤始用鍼自腦後刺入鍼方出開眼曰好惺惺翼日聖體良已自爾以其穴目爲惺惺穴鍼經初無此名或曰即風府也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蹠蹦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扼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扇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節之制然踏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

涇州東長武城在城濼最爲控扼要害之地唐大親征薛舉嘗駐門樓十二間御榻在其下或云桂上有太宗題字尚在也北阻涇水即高墉二城樓堞爾完

曆日後宮宿相屬相聯本是一甲子以眞廟後年五十九嫌於數窮遂演之爲一百二十歲然竟以是年登遐

前漢京師有太廟曰原廟顏師古以原爲重謂京城已有廟而又立爲重至引原蠶之原大抵漢陵皆作

原京城在渭涘故謂之原廟
陶隱居不詳北藥時有詆謬多爲唐人所質人固有
不知無足怪也
新唐書以淺水原懷中冢爲渾瑊平涼會明所投戰
士歛死者平涼雖淺水原三百里無容以數千人遷
至三百里謬甚矣懷中冢乃太宗征薛舉戰士也亦
有馬處是時天下剏建十昭仁寺宜祿縣乃其一處
中當戰地也蜀人吳縝有新書糾繆至十二卷
考工記之文可謂文矣或以爲周公之文然中亦
三代之文漢諸儒不及也
禹貢曰砥柱析城至王屋峽府三門是也絕河流若
若岩墻然鑿爲三門河經其中東洋如小城狀即析
城也禹廟在西潭有寺下望砥柱上百步屹然中流
高數百丈尺銘勒其上但取稍平處或險處互布昌
一峰之間其字方可尺餘魏公撰文正字薛純穆之
子也每欲印榻伺天氣晴明先維舟砥下下梯而陞
上數日不可竟俯視洪流足酸目眩用是難得眞本
元符中大水懷三門一夕寺廟皆失略無孑遺銘亦

失數十字

虜歲使正旦生辰馳至京見畢密賜大使一千五百兩副使一千三百兩中金也南使至北虜帳前見畢亦密賜羊羓十枚毗黎邦十頭毗黎邦大鼠也虜中上供佛善麋物如豬猶若以一臠置十觔肉鼎即時麋爛臣下不敢啗唯以賜南使紹聖初備員北使亦蒙此賜余得之即縱諸田虜傳大駭亟求不見乃曰奈何以此縱之唯上意禮厚南使方有一枝本國歲課其方更無租徭唯此採十數以擬上供一則以待南使也如帳前問之某等皆被責今已四散收捕因辭以不殺無用自爾直至還界無日不及之嗟惜也其貴重如此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眞廟延之從容曰卿與中宮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秦音啓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宮中未幾出知廬州

顏師古注前漢蹴踘蹴踘以韋爲之中實以物蹴踏爲戲樂若於氣球中用物如何勝踢故人亦有謬作

唐家二百八十餘年河決二穀洛城歲爲患據天津
浸宮闕墊城郭不已本朝無五年不河決而穀洛之
患殊稀洛中耆舊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泛濫爲祥害
自祥符至熙寧中自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墊公私蕩
没富公晏夫人尚無恙也倉卒以浴桶濟之而沉水
退死者衆多婦人簪珥皆失多有脫脫之苦城下惟
福善坡不及城外惟長夏門不及洛中故有語云長
夏門外有莊福善坡頭有宅平日但知以其形勢耳
至此乃知水讖不苟云云

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筯開封府三司印文亦爲
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

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開印公卿近郭皆有園池以
至樊杜數十里間泉石占勝布滿川陸至今基地尚
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擬歲時遊賞諸
司唯司農寺山池爲最船惟戶部爲最所以文字鄙
郄舟御戶部船也

建中貞元間藩鎮至京師多於旗亭合樂郭汾陽纏
頭綵率千匹教坊梨園小兒所勞各以千計元豐中

劉伯壽謝事後以議樂召至京城已事得請薄有需
賚與唐沈丁蘇皆期望日聞於樊樓凡京籍者率造
焉未幾种諤自鄜延陳邊事到闕一日期集於樊服
紫花織成袍令束帶劉沈皆葛巾鶴氅都人觀者頗
塞是日諤揮散亦數千人神宗密令黃門窺之既而
諤辭上舉貢元故事勉以渾郭功名

希夷先生陳摶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既而棄科舉之
武當山又止房陵九室洞林丹乳鍊氣年已七十餘
華陰葺雲臺廢觀居之祖宗三廟皆召見問以河東
衛代摶不答師出果無功居數年見太宗曰今可以
遂克又告以其皇景命策藩侯而令之本鎮所補治
道甚多知人貴賤休咎今有人倫風鑑行於世後人
集先生之言以爲書也

應寧中有一朝士齊人知定平縣韓子華宣撫經由
惟其縣印漫汗因取觀之李公遽前曰此即雖故事
是本縣鑄造子華曰何爲宰因陰指其題刻曰太平
興國二年少府以此知之子華顧幕府曰縣故正無
有是也

本朝草聖少得人知名者蘇舜元舜元之書不迨舜
欽筆簡而意足其子澥元豐中爲江東提舉上殿神
宗問頗收卿父書否對曰臣私家有之上曰可進來
澥元退迫走親知哀得數帖上一閱地內侍輩取之
乃舜元書也上鑒之精妙如此

河中范鼎臣潘佐外孫也有才辯高識能道南朝故
事予之尊外祖母溫楊涉之外孫也予兄仞遊學溫
大人無恙年八十餘耳目聰明目視針指毋道唐室
故事歷可聽或見予兄服皂衫紗帽謂曰汝爲舉子
安得爲此下人之服當爲白紵欄繫裏織帶也或予
飲宴燕則以栗自隨此汝外祖出入體也必有倉頭
負荷今胡不然脫或侵夜廂巡防衛至所居頗如是
乎予兄曰今不鎮了已是幸事

李元則再守長沙裁供備庫副使也至今湖南兵政
財用農田學校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藝稻
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元則一日出令曰將
來並納粟米稗草湖湘之農夫以爲捷且未知粟米
稗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構致也湘民皆

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誓以田
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稗草湖北就
南湖致粟米馬秣菱也
嘉祐以前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熈寧以後監司
率禁至屬官亦同唯聖節一日許赴州郡大排筵於
便寢別設留倡徒用小樂號呼達旦或詠東野三月
晦詩云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又詠中
秋詩云莫辭終夕有動是隔年期
趙韓王兩京起第外門皆柴荆不設正寢
二間小廳事堂中位七間左右分子舍三間南北各
七位與堂相差每位東西廡鑿二井後園亭榭制作
雄麗見之使人竦然廳事有倚子一隻樸制古朴保
坐分列自韓王安排至今不易太祖幸洛初見柴荆
既而觀堂筵以及後圃哂之曰此老子終是不純堂
中猶有雷峙酒如膠漆以水參之芳烈倍常飲之皆
醉初河南府歲課修內木植或不前俾有司督按乃
曰爲趙普修宅買木所分既而有古修趙普宅了上
供

長安啓夏門裏道東南亭子今楊六郎園子即退之所謂符讀書城南處也樊川花　所居焦詠府竹園皆韓公別業也少東白序都官揮金臺軍別業老杜所詠處也

王世則長沙人冠歲辭親入南嶽讀書其父遺之一千居數年還家寧親既而出二千封識如故明年舉元及第

西京留臺李建中博雅多藝其子宗魯善相人一年春榜之京師命擇壻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丈夫

荷布囊從驅驢亦就食於逆旅宗魯一見前揖與語延之共案詢其所自曰今春不第將還洛也宗魯不復之京師與之同歸洛中其父詰之曰今既得貴壻可復回矣此人生不出邂逅封真王於是壻之乃張堯封也實生溫成皇后大聖中登進士第終亳州軍事推官後封清河郡王

司馬溫公與龐元魯俱爲張存龍圖壻張夫人賢惠龐潁公帥太原溫公從辟是年三十餘未有子龐公與劉夫人欲有所置劉發之張欣然莫逆未幾得之

凡歲幾朝溫公未嘗盼睞麗劉知之必以主母在嫌
一日召張夫人賞花溫公不出食已具是婢靚粧就
書院供茶溫公怫然曰這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爾
出來此作甚麽明日潁公幕府白司馬院丞邸有祖
風謂相如卓氏也縣令孫兆曰司馬院丞可惜不會
彈琴邸會鼈厮趕閒者大笑
柳三變既以調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
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麽三變曰秪如相公亦
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會道綠線牆拈伴伊坐
柳遂退
唐笏短厚不屈今往往見之王欽臣所執是也西京
任諤所守任圜笏也賈種民所
守賈耽笏也以其短厚故可以擊人今人之笏雖有
段亦無能爲也
房陵有獵人射雉冠一境矢無虛發嘗遇猿凡七十
餘發皆不能中猿乃舉手長揖而去因棄弓矢不復
獵
神宗自隸明川郡王即位熙寧初陞潁川爲順昌久

知其軍謬遂陞許州爲潁昌府

季布爲河東太守帝曰河東吾股肱郡也卽今之河中府以言客隣王室股肱相須今人守太原謝上表背引股肱疎矣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淅者好與舉子同遊學文談不悉是非然居楊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楊蘇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其丘之役凡六十日而城下田京爲河北提刑廨今在其州方出城而難作其室就乳一家分散區民家遺其乳子而去事定還舊居凝塵滿室地上猶有被蓐覺有物動視之乳子在焉目精烱如以口左右掠乳收而鞠之今河南李籲妻是也有子登高科至今無恙

新唐書最可哂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年姦臣亦多矣所載者才九人可盡信乎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一日使渾咸寧洗足咸寧捧玩

久之王曰何也對曰咸也足亦有之王使跣而視之
哂曰不迨吾謂渾中壽也
或薦王迥於荆公介甫唯唯既而曰奈奇俊何客不
喻或哂曰此介甫諧也王迥字子高有遇仙事六廣
云奇倚俊王家郎也
予嘗於渾氏見德宗所賜詔書金鉞雜詔數命其一
奉天詔也一曰令賜卿劒一口上至天下至泉將軍
裁之一曰令賜卿筆一管空名補牒一千紙有立功
將士可隨大小書給不必中覆如有急令馬希倩表
來朕今與卿訣矣鉞樂鐸無栢金綵尚存畫像少
袁生也與蒲中水異侍立綵抱胡須人袁日善射
郝將軍渾咸寧少給事汾陽未嘗憚勞汾陽在軍中
咸寧席未下夜中酒溺器必溫汾陽問之對曰向峽
以請寢汾陽念之曰此可教也遂授以兵法
唐高祖武德初鑄開通錢仰篆隸八分體十文重一
兩爲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背有眉乃大復寶后
指甲痕也進樣時憶以甲承之其銅劑後人皆不能
法今獨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矣

開元之讖已見武德年實

承相領京兆辟張先都官通判一日張議事府中再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語曰本爲辟賢會賢會道無物似情濃今日却來此事公事

陶隱居註本草蒲萄北人多肥健諒食此物却不知有羊肉麵也

張耆四十二男子馮行已見息二十二人或傳耆開窓直廐舍先以馬合縱婢隔觀之從而爲之罔不成孕行已每五更以湯沃其下部日出方罷無他術

[illegible]六廟有侯傑者踏弩六石拜官世謂侯之六石[illegible]豐團教太保長却爲陳留弩踏六石者不數也七石以上方着籍弓平射一百石七斗爲應格建中靖國予爲定州各散保州兵士射三石七斗取舍從容矣循州如人五七斗者

予嘗行瀧外百家鎮溫湯即哥舒別業也寺有小碣石色藍者大中十四年崇信孫梁記著

天祐元年渭州空同山寺所藏李茂貞牒天祐十年河東不禀宋梁正朔所不得行不爲正統朱梁系唐

史氏之識淺矣

元祐末宣仁聖烈太后上賓辽人遣使弔祭 使回至滑州死刳其中央以頭內孔中植其足又取葉數百披掐遍體以疏別遣轂市方能行次年春予被差報謝入蕃見其轍路深尺餘此華國貴人禮也賤者則燔之以歸耶律之也尚矣

李諱諫議知鳳翔卒有蝴蝶之祥自殯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官尊卑接武不相辨揮拂不開幾踏成泥其大者如扇雲行逾日方散至今岐人能言之

丁晉公南遷過潭州雲山海會寺供僧致獼猴無數滿山谷林木皆折不可致詰也

西域之華處口國以至夏英刊之馳罔不在鄰郭今青唐是也貨到每十槖馳稅一如是積六十年實貨不貲唯眞珠翡翠以櫃金玉犀象埋之土中元豐末年官軍下青唐皆爲兵將所有縣官十不一二王贍以馬駝眞珠每線長六尺象犀輩爲麄重棄之不取也中塗有旨搜檢凡戰兵所挾投之黃河唯環慶一

官露兩裡　語曰我殺人得之有死而已吏不敢問
王瞻在房陵賣金皆佛臂脆金不精土人不告一日
出一手斷之納諸煎器皷橐久之既出金在掌而手
完如故瞻匠大駭而至今呼瞻爲歌利王
彭汝礪饒州人治平狀元熙寧中爲江西運判妻甯
氏適有曾氏子監洪州鹽米倉卒於官其妻養明宋
氏有色彭意欲納之而方服未暇也後十二年竟如
初志宋氏有姿色彭委順不暇或曰宋氏中間曾歸
一朝官而彭不知紹聖中彭典九江病革將逝命索筆
人以爲必有偈頌乃曰宿世寃家五年夫婦從人而
往不打這鼓投筆而逝
長安令府宇即唐尚書省也府院即吏部也府錄廳
前石幢即郎官題名石也張長史書序筆畫整楷如
張君作字詭惟顛倒不可名狀至爲楷法整若軍陣
乃爲能事之極無所不可
波唐善詞曲始爲楚州職官胡知州楷差打蝗蟲唐
方少年負氣不堪其後作蝗蟲三疊且曰不是這下
輩無禮都終是我自家遭逢楷大怒科其帶禁軍隨

行坐賦三十年至熙寧魏公劄子特旨改官辟克大名府簽判作霜飛葉云願早作歸來計之語介甫大怒矢言曰誰教你及河大決曹村凡豫事者皆獲免其惟唐衝瞥久之王廣淵以鄉閭之素辟渭州簽判作雨中花云有誰念我如今霜鬢遠赴邊堠廣淵問之亦怒責歌者唐鬱不自安竟卒於官先自曲初成識者曰唐不歸矣以其有身在碧雲西畔情隨隴水東流之語已而果然

元祐末宇文昌齡命稱聘契丹皇城使張璪价爲張頴齡樞府難其行璪哀請故事死於北朝廷恩數甚渥北以棺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璪飲冷食生無忌昌齡戒之不納既至其境益甚昌齡頗患之禁從者無供璪怒罵不足果病噤不納粥藥至十許日一行人病之既而三病三愈竟不復命登對進前上面哂之退語近臣曰張璪生還奈何請政堂諸公大笑昌齡

盲被他害殺每夜使人防視若有些好惡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婦孫聃睨阿翁剗地又却來也

文德殿祖廟儀鸞司於蕭屏上以皮條繫一牌上刻

行室二字余曰天子正衙而謂之行室社絃大卿回
此有司之失也命作銜在所同行曰本事見他社出
自法云凡自外詔京者官既降告付閤門劄萬本官
必曰可依條交割本職公事乘遞馬發來赴闕子在
都司以此白宰相凡州縣監司行遣文字當著依條
令劄坐聖旨是　曰　猶曰依條恐非也宰執唯唯
即持指揮去二字不期歲久復着所謂官抑不如舊
抑也
韓魏公慶曆初自副樞出知楊州至使相凡十四年
開元禮不著凶禮以爲預凶事凡朝廷大故舍奉換
處絕無所考據柳子言之詳矣唐定邊事三十年國
史無一字言之以諱國惡傳燈錄不着二祖償償宿
債此皆切要因緣俗學所諱
熙寧中蕭注上殿神宗曰臣僚中孰貴注曰文彥博
文問其次曰王安石上曰何謂注曰牛形人任重而
道遠上面之既退語近侍曰兼注衍
許相文節張公嘉祐中長憲臺言事無所避一日神
宗慰之曰卿孤寒凡言照管公再拜對曰臣非孤寒

陛下乃孤寒上曰何也曰臣家有妻孥外有親戚友
陛下惟中宮二人而已豈非孤寒上罷入內光憲覺
上色不怡進早膳躊躇光憲啓問上以公語道之光
憲揮灑上亦隨鍵自爾立賢之意遂決
州東王文公寢疾眞廟屢訪醫者視之仍不得輒歸
如是半年一日王氏以訃聞而醫者語人曰半年厮
縶絆於一服藥且大家厮離
前輩雖介冑士有執一不移之節有裴鎮崇班者晉
公之後監華州赤水鎮洒殷少連領漕事巡過督之
令去幞頭既而曰且與幞頭以待再來點檢裴
曰此幞頭是受官日朝廷所命之服運判既命去之
不敢擅裹須候朝廷指揮自爾露頭治事凡出入見
賓客以至迎送露頭穿執者三年朝廷亦聞之有旨
殷少連不合去命官巾幞罰食裴郎曰復冠人方之
貢禹

宋　王明清

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以遏其衝其勢漸逼主將每遣小校將鼓隊四出遊奕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十人全六合縣西望見一隊軍馬自西北來旗幟不類北人又不類官軍兼資躊躇未知所措其人馬行速已出兼資之後號令丁寧兼知遂斂所部隱身蘆荻杳中須臾有一人傳令曰荻林中有一人否一人應曰彼中乃生人與吾不相關涉

兼資問其有生人不相關涉之言而知其爲鬼兵也乃見曾出見守寨門官再拜曰某大宋劉太尉下踏白軍也不知神兵自何道來其所征討爲何事門者命報中軍須臾中軍傳令召兼資入凡五門始至中軍一人廣坐冠服如天神一人西向形貌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面貌亦俊爽餘二三人分坐于左右皆金裝甲冑兼資再拜致謝未畢西向者曰吾奉天符來助汝太尉官取必勝兼資再拜致謝因問曰今日幸遇神將將兵救助敢請廣位神號廣助者瞪視不言西向者乃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不與凡鬼通者汝不必問兼資又再拜就西向者問曰大王又何神也答曰某唐張巡也指對坐者曰此唐許遠也因徧指下坐者謂兼資曰此雷萬春也此南霽雲也兼資少亦讀書頗記張巡許遠事因再拜頂禮曰某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之節毋整冠斂容美其英特豈期今日得瞻拜風采信然史所載其有實乎巡曰史有何疑兼資曰史言大王城守凡食三萬餘人不知果然否巡曰有之而實不然也其所食者皆已死之

人非殺生人也兼資又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不知果然否廷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珠之效死于吾前故自刎前大王奴亦以憂懼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壓士卒之心耳兼資故見雷萬春面上止有一疱因再拜問曰史言將軍面着大箭有六而一疱何也萬春曰當時實着六箭而五着兜鍪人人相傳謂吾面着六箭不動吾亦當之庶揚聲以感之也須臾命酒餚饌亦人間之物惟天神不食久傳聞者報云大

[illegible]矣廷謂兼資曰汝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illegible]然此去悖逆吾當斬其首以報上帝語訖命入引兼資出至荻林呼其所部出至張許下寨之所已不復有人矣不半月有造角林之捷未幾其主有[illegible]由之禍果如其言兼資後累功至正使見今在京西多與士大夫言之

建炎庚戌歲建州兇賊范汝爲飢荒嘯聚至十餘萬是時朝廷以邊境多故未遑致討遂命本路官司姑務招安汝爲聽命遂領其徒出屯州城名曰招安但

不殺人而已其刼入財物掠人妻女常自若也州縣不能制次年春呂忠翊本關西人得受福州監稅官方之任道過建州爲賊徒所刼呂監有女十七八歲亦爲所掠是時賊徒正盛呂監不敢陳理委之而去汝爲有族子范希周本士人三入上舍聞在學校曾試中上等陷在賊中不能自脫年二十五六歲猶未娶呂監之女爲希周得見其爲宦家女又顏色清麗性情和柔遂卜日合族告祖備禮冊爲正室是冬朝廷命韓郡王統大軍討捕呂氏謂希周曰妾聞貞

不事二夫君既告祖成婚則君家之婦也孤城危逼其勢必破則君乃賊之親黨必不能免妾不忍見君之死引刀將自刎希周止之曰我陷在賊雖非本心無以自明死有餘刑汝衣冠宦族見女擄刼在此爲大不幸大將軍士皆是北人汝既是北人或語言相合宛轉尋着親戚骨肉又是再生也呂氏曰果然妾亦終身不嫁人但恐爲軍人將校所擄吾誓不再辱唯一死耳希周曰我萬一漏網得延殘生亦終身不娶以答汝今日之心先是呂監與韓郡王有舊韓過福

州辟呂監爲提轄官同到建州十餘日城破希周不知所之呂氏見兵勢正盛度不能免乃就一荒屋中自縊呂監巡視次適見之使人解下乃其女也良久方蘇其言所以父子相見且悲且喜事定呂監隨韓帥歸臨安將令其女改適呂氏不肯父罵曰令汝從人文官未可知武官可必有也縣君不肯做尚戀戀爲逆賊之妻不忍拋耶呂氏曰彼名雖曰賊其實君子也彼是讀書人但爲宗人所逼不得已而從之他在賊中常與人作方便若有天理其人必不死見今且奉道在家作老女奉事二親亦多快活何必嫁也紹興壬戌歲呂監爲封州將領一日有廣州使臣賀承信以公牒到將領司呂監延于廳上既去呂氏爲呂監曰適來者何人也呂監曰廣州使臣呂氏曰言語步趨宛類建州范氏子呂監笑曰汝范家子死于亂兵骨已朽矣彼自姓賀自與你范家子並無半毫相惹汝道世間只有一箇范家子耶呂氏爲父所阻亦不敢復言後半載賀承信又以職事到封州將領司事務繚繞未得了畢時復至呂氏廳事呂監時來

延以酒食大熟問其鄉貫出身賀羞愧白呂監曰某
建州人實姓范宗人范昔爲叛逆某陷在于城中既
而大軍來討城破舉黃旗招安某遂投降恐以賊人
宗族一併誅夷遂姓賀出就招安後撥在岳承宣軍
下收楊么時某以南人便水常在前鋒某每戰尤盡
力主將知之賊平之後遂特與其解由初任和州指
使第一任合就監官當以關達遂只受此廣州指使
呂監又問曰令孺人何姓初娶再娶乎賀泣曰在賊
中時爲得一官員家女爲妻是冬城破夫妻各分散
逃走且約苟存性命彼此勿嫁娶後來又在信州尋
得老母見今不曾娶只有母子二人一箇爨妾而已
語訖悲泣失聲呂監感其恩義亦爲泣下引入堂中
見其女住數日事畢結束奩具令隨希周歸廣州後
一年呂監解罷迂道之廣州待希周任滿同赴臨安
呂監得淮上州鈐范得淮上監稅官廣州有一兵官
郝大夫常與余說其事
項四郎泰州鹽商也常販自荆湖歸至太平州中夜
月明睡不着聞有一物觸船項起視之有似一人遂

命稍子急救之乃一丫環女子也才五六歲問其所事曰姓徐本北人澧州寄居茲者父自辰倅解官舉家赴臨安至此江中忽逢刼賊其驚墮水中附一踏道漂流至此父母想皆遭賊手矣項以其貴人家女意欲留之爲子婦遂令獨寢比歸至家以其意告厥妻妻曰吾等商賈人家止可娶農賈之家女彼驕貴家女豈能攻苦食淡緝麻緝布爲村俗人事也不如貨得百十千別與兒男娶由是富家媒家競來索買項曰彼一家人遭難獨留得餘生今我既不留爲子婦寧陪些少結束嫁一本分人豈可更教他作娼女嬖妾一生無出頭耶其妻屢以爲言至于喧爭項終不肯項隣里有一金官人受得澧州安鄉尉新喪妻聞此女善能針線遂親見項求娶項執前言不肯金尉求之不已女常呼項爲阿爹因謂項曰兒受阿爹厚恩死無以報阿爹許嫁我與好人人不知來歷亦不肯娶我今此官人亦是一箇周旋底人又是尉職或能獲賊便可報仇兼差遣在澧州亦可以到彼知得家人存亡項曰汝自意如此吾豈可固執但後去

或有不是處不干我事女曰此事兒甘心情願也遂許之且戒金尉曰萬一不如意須嫁一好人不要教他失所金尉笑曰吾與四郎是隣居豈不知某無他念耶金尉問項所索項曰吾始者更要陪些奩具嫁人今與官人既無結束豈復需索也徐氏既歸金尉金尉見其是女身又官家兒女又凡事曉得大稱所意始名爲意奴又改爲意姐又以排行呼爲七娘謂徐氏曰若得知汝家世分相當册爲正室縱無分明亦不別娶也歲時往來項家如親戚居一年相挈安

鄉任初到官即遣人問徐倅信息居人曰有一徐倅人昨自辰州通判替下舉家赴行至今不曾歸不知得甚處使者七娘意其父母必死但悲哀號哭不復思念後一年尉司獲一大刼盜因推勘乃問其前後又曾在甚處刼掠某人財物內有二人招曰曾在太平州刼一徐通判船是財物只有一稍子脚上中鎗船中人皆走船尾去方擔得一擔籠出上岸忽聞鳴鑼聲恐是官軍來逐走散去並不曾傷人七娘聞之稍稍自安但未有的耗又一年金尉權一邑事有一

過往徐將仕借脚夫七娘自屏後窺之甚類其兄此去乃與金尉說金尉乃具晚食召將仕因問其父歷任經由將仕曰某乃河北人流寓在此寄居數年自辰倅罷得鄂倅見今在岳州寄居金尉又問罷辰倅赴臨安日舟行步行乎將仕曰舟行金尉又問曰舟行如何想無風波之恐將仕曰不曾有風波之恐只在太平州遭一大刼財物賊無甚大失但一小妹落水死累日尋屍不得因淚下金尉乃引將仕入中堂見七娘兄妹將持大哭既而說雙親長幼皆無恙又復相慰當日將仕但聞商人收得轉僱在金尉適其詳悉未及契勘次日問金尉元直費幾金當收贖以歸金尉笑曰某與令妹有言約矣況今已有娠豈可復令嫁他人七娘乃與阿兄說及項四郎高義賢者當初如此如此將仕泣曰彼商賈乃高見如此士大夫色重禮輕有不如也父母生汝不免有難終汝者項君也于是將仕發書告父母遂擇日告祖成婚七娘画項像爲生祠終身奉事

京師樊樓畔有一小茶肆甚瀟洒清潔皆一品器皿

椅卓皆濟楚故賣茶極盛熙豐間有一士人乃邵武李氏在肆前遇一舊知相引就茶肆相敘闊別之懷先有金數十兩別爲袋子繫于肘腋以防水火盜賊之虞時春月乍暖士人因解卸衣服次置此金于茶卓上未及收拾未幾招往樊樓會飲遂忘遺出既飲極歡夜將半滅燈火方始省記李以茶肆中往來者如織必不可根究遂不更去詢問後數年李復過此肆因與同行者曰某往年在此曾失去一包金子自謂狼狽凍餒不能得回家今與若幸復能至此主人聞之進相揖曰官人說甚麼事李曰某三四年前曾在盛肆吃茶遺下一包金子是時以相知拉去不曾拜稟主人徐思之曰官人彼時着毛衫在裏邊坐乎李曰然又曰前命坐者着皂皮襖乎李曰然主人曰此物是小人收得彼時亦隨背後趕來送還而官人行速於稠人衆中不可辨認遂爲收取意官人明日必來取某不曾爲開覺得甚重想是黃白之物也官人但說得塊數稱兩同即領取去李曰果收得吾當與你中分主人笑而不答茶肆上有一小棚樓主人

捧小梯登樓李隨至樓上見其中收得人所遺失之物如傘扇衣服器皿之族甚多各有標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遺下者僧道婦人則曰僧道婦人某雜色人則曰某人似商賈似官員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則曰不知其人就樓角尋得一小袱封記如故上標曰某年月日一官人所遺下遂相引下樓集中再問李塊數稱兩李訂若干塊若干兩主人開之與李所言相符即舉以付李李分一半與之主人曰官人想亦讀書何不知人如此事相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重利輕義則匿而不告官人將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也李既知其不受但慚怍不言加禮遜謝請上樊樓飲酒亦堅辭不往時茶肆中五十餘人皆以手加額咨嗟嘆息謂世所罕見也識者謂伊尹之一介不取楊震之畏四知亦不過是惜乎名不附于國史附之亦卓行之流也今邵武軍光澤縣烏州諸李衣冠頗盛乃士人之宗族子孫高殿院之子元輔乃李氏之親昔與余具言其事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並門居邢之妻即單之姊也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年齒相上下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邢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守單亦舉家往楊州待推官缺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遇害春娘爲賊所擄轉賣在今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時已能讀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嫗教之樂色事藝無不精絕每公庭侍宴能將舊詞更改皆對景有着模處玉爲人體態容貌清秀舉措閑雅不事持口吻以相嘲謔有良人風度前後守倅皆從之單推官度江累遷至郎官與邢聲跡不相聞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爲全州司戶是時一州官屬推司戶年少司戶知楊玉甚慕之玉亦有意而未有因司理與司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爲地畏太守嚴明有所未敢居二年會新守至守與司理有舊司戶又席每蒙前於是司理置酒請司戶只點楊玉一名祗候酒半酣司戶佯醉嘔吐偃于息齋司理令楊玉侍湯藥因得一遇會以遂所欲司戶褒美楊玉謂其儘多才藝因曰汝又是一箇名公苗裔

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羞愧曰妾本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姬所生也司戶因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玉涕泣曰妾本姓邢在京師孝感坊居舅在幼年許與其子結婚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父母皆遭寇殞命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戶復問曰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曰舅姓單是時得楊州推官其子名符郎今不知存亡何郎因泣下司戶慰勞之曰汝即日鮮衣美食時官皆愛重而不爲輕賤有何不可玉曰妾聞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若即嫁一小民布裙短

蔬飲水亦是人家媳婦今在此中迎新送故是何情緒司戶心知其爲春娘也然有所處而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爲司理名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昵因好言正問曰汝前日言爲小民婦亦嫁甘心我今喪偶無正室汝肯嫁我乎玉曰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此亦妾所願也但恐新孺人歸不能相容若見有孺人妾自去稟知一言決矣司戶知其厭惡風塵出于誠心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難邢有弟號四承務渡江居臨安與單往來單時在省爲郎官乃使

四承務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符既下單又致書與太守四承務自賫符并單書到全州司戶請司理名玉告之以實且戒以勿泄次日司戶自補其父書并省符見太守太守曰此美事也敢不如命既而至日中文引不下司戶疑其有他變密使人探之見廚司正鋪排開宴司戶曰此老尚作少年態也錯然處非一此亦何足惜也既而果召楊玉祗候只通判二人酒席半太守謂玉曰汝今爲縣君矣何以報我玉答曰妾一身皆明府之賜所謂生死而骨肉也何以報德太守乃抱持之謂曰雖然必有報我通判起立正色謂太守曰昔爲吾州弟子今是司戶孺人君子進退當以禮太守踧踖謝曰老夫不能忘情非府判之言不知其爲非也乃令玉入宅堂與諸女同處始名司理司戶四人同坐飲至天明極歡而罷晨州朝視事下文引告翁嫗嫗出其不意號哭而來養女十餘年用盡心力今更不得別見春娘出諭之曰吾夫妻相尋得着亦是好事我年雖蒙汝恩養所積金帛亦多足爲汝養老之計嫗猶號哭不已

太守吮之使出既而太守使州司人從自宅堂接出
王與司戶同歸衙司瑰爲媒四承務爲主如法成婚
任將滿春娘謂司戶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嫗愛育
亦有義姨妹情分厚者今既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少
具酒食與之話別如何司戶曰汝昔事一州之人莫
不聞知又不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遂置上禮就會
勝寺請翁嫗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有李英者
本與春娘連居其樂色皆春娘敎之常呼謂姨情極
相得忽起持春娘手曰姨今超脫出青雲之上我沉
淪糞土之中無有出期遂失聲慟哭春娘亦哭李英
鍼線妙絕春娘曰我司戶正少一鍼線人但吾妹平
日與我一等人今豈能爲我下耶英曰我在風塵中
常退步況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得姊爲我
方便得脫此一門路也是一段陰德事若司戶左右
要鍼線人姊得我爲之則索相詣委勝如生分人也
春娘歸以語司戶司戶不許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
既而英屢使人求續司戶不得已拚一失色懇告太
守太守曰君欲一箭射雙鵰邪敬當奉命以贖前此

通判所責之并司戶挈春娘歸舅姑見之相持大哭既而問李英之事遂責其子曰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又更傍及外人豈得已而不已邪司戶惶恐欲令其改嫁其母見李氏小心婉順遂命之居居一年李氏生男邢氏養爲己子符郎名飛英字騰實罷全州幕職歷令丞每有不了辦公事上司督責聞有此事以爲義事往往多得解釋紹興乙亥歲自夔罷倅奉祠寄居武陵邢氏李氏皆在側每對士大夫具言其事無有隱諱人皆義之

終

樂郊私語

桐江姚桐壽

余始至州舟過鹿苑廢刹時方深秋紅樹扶疎隱映敗榱破壁大足供客中吟眺因維梢登覽讀壁間舊記有魯簡肅公羅漢見夢事括蒼吳思齊題其旁曰是法本平等無怠亦無敬如何證無生却來見參政余謂阿羅漢自敬正人不敬參政簡肅風範凜凜載在史冊每一繙誦未嘗不想見其爲人及入城謁所謂魯公祠祠旁有思魯橋壁端有十笑詞州民有疑

輒問凶吉如響公之精靈不昧更有如此者柱上有聯云烏去古祠留鳥翼名從青史識魚頭是縣令卷行簡所書

天仙湖急遞鋪在城西十里僅一大漾耳湖旁相傳有徐灣故居灣得仙道者後以委蛻仙去故以名湖然復有廟神稱徐王蓋誤以徐灣爲徐王也廟後有老人甚襤褸問之姓郭氏乃宋樞相愼求之後貧無以資充鋪長以自給因出樞相誥身像贊相示余曙衣冠拜之乃分裹糧之餘爲贈始知韓昌黎不見二公後饑寒出無驢之句爲不誣也

六里山舊有石刻云天冊元年旃蒙協洽之歲孟冬陽月日維壬寅朔石簣神遺忽自開發拾得青石璽符文吳眞皇帝共三十八字余按吳天冊元年爲晉武帝咸寧元年是年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則孟冬朔非甲申則乙酉也壬寅當在望後安得有壬寅朔乎此必里人僞爲符瑞漫不考其日月以悅世主耳

括蒼劉伯溫多才藝能詩文尤善形家言嘗以儒學

提舉得相見于錢塘後十年所劉巳解官復見于鹽之橫山把臂道故至于信宿謂余曰中國地脉俱從崑崙來北龍中龍人皆知之惟南龍一支從峨嵋並江而東竟不知其結局處頃從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鹽諸山是南龍盡處余問何以知之劉曰天目雖爲浙右鎮山然勢猶未止蜿蜒而來右東繇浙左帶著雲直至此州長墻秦駐之間而止于是以平松諸山爲龍左抱以長江淮泗之水以慶紹諸山爲虎右繞以浙江曹娥之水然諸水率皆朝拱于此州而後乘潮東出前復以朝鮮日本爲案此南龍一最大地也余問此何人足以當之曰非周孔其人不可然而無有乎爾吾恐山川亦不忍自爲寂寂若此也

至正丙申三月日晡時天忽昏黃若有霾霧市中喧言天有兩日予立庭中視之初以老眼不能正視眩然若有數日久之果見兩日交而復開開而復合者凡數千百遍回視窻隙壁竇皆成兩圓影若重黃卵亦復開合不常此數十年來目所未覩之異也發書占之李淳風曰日不可有二風霾日無光古爲上刑

急人不樂生天日變色有軍急其君無德其臣亂國
嗟嗟今豈其時乎
十六年五月聲言張兵南下楊參政完者以數萬衆
屯嘉興軍容甚盛先鋒呂才以七千衆屯王江涇商
旅不行川途嚴肅張兵遂不敢取道嘉禾乃自平望
烏墩直擣武林達丞相以爲楊當必扼其鋒漫不爲
備及敵已入境倉徨出拒遂至破軍殺將達僅以身
免楊得破城之問乃跌足曰罪誠在我即統苗土官
軍分爲三路使蔣英從大麻唐栖董旺從硤石長
身率劉震朱鉞從海鹽黃灣而進以呂才呂昇屯守
嘉興張軍知楊分路而來遂應接不暇一敗于皐亭
山再敗于謝村三戰而敗于夾城巷張軍悉水從德
清陸從海鹽遁還初楊過海上余與楊別鶴郭大理
謁之勸其留兵三千遏其歸路楊云此行賊且成擒
安得有歸者不聽已而竟得縱逸而去
德藏寺在縣北五十里寺雖瀕市亦深靜可憩國初
有僧真諦性若戇騃而恪守戒律第爲寺中樵汲而
己時有國師楊連真伽來寓寺中聲言欲發天女等

墓然皆古塚實無意開發意以雲間陸左丞愛女及
朱提舉夫人皆以有色夭死聞用水銀裝殮欲發尸
姪穢之耳及楊下令果及二墓眞諦聞之怒形于色
衆僧懼其以慝致禍苦爲陰勸及楊五鼓肩輿發衆
出寺眞諦忽起抽韋馱木杵奮擊楊命擒之時衆雖
數百皆披蕩不能拒傷者兀百餘人至有頭破臂折
者人見眞諦于衆中超躍毋踰尋丈若隼撇虎騰飛
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皆滅耰耡畚揷皆爲毀壞
楊大懼謂是韋馱顯聖遂不敢往發鼓柁率衆而去
亦不敢問此僧也後二年眞諦行脚峨嵋不知所在

州衙前有黃郎中廟相傳是前代賢令故立廟于此
考之舊記惟紹興間有黃昱乾道間有黃綸然廟爲
何執中重建則何又先于二黃竟不知爲誰按重修
碑記云黃公不知何代不知何名亦不知何許人惟
此中舊老云公爲縣有善政入民民不解于心相與
尸祝者又不知幾何年今廟且頹圮民復奉主環泣
請余新之余爲人莫親于祖先然親盡則毀茲黃公
以前朝一令世何遠也世遠則政隔澤無及也世與

澤兩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民猶戀戀若不釋然者是豈人情哉我知其以前令勸後令耳以爲彼善爲民民亦不忘雖千百世不改則今之爲牧者曷不盡若黃公使後世不忘若今日之不忘黃公也余亦勉承民志重爲建祠以副其不忘黃公者余豈敢望民不忘如黃公也哉此記亦大有關於爲政者故錄于此

趙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樂仕進隱居州之廣陳鎮時載以一舟舟中琴書尊杓畢具往往泊蓼汀葦岸看夕陽賦曉月爲事嘗到縣縣令宣城梅撥到館謁公公飛棹而去梅佇立岸上言曰昔人所謂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謂先生歟公從弟子昂自茗中來訪公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佳否子昂云佳公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慚退公便令蒼頭濯其坐具蓋惡其作賓朝家也余生也晚乃少從婦翁得見子昂今雖身寓公里第有想像鼓棹行吟勝處耳至于子昂風神美麗而和易可親文章書繪人號三絕若夫慫恿徹里竟詠

桑哥之奸亦當代第一流人也

稅務在安仁橋西十五步移爲宋樞密郭三益彰慶館基也余悲此地昔爲迎賓文酒之所今爲剝蝕叫囂之場前後何雅澗懸隔也近來盜賊四起在在用兵課賦無藝即稅額一節往往增加無算市中不堪其擾當延祐間程文憲條言江南茶鹽酒醋等稅近來節次增添比初時十倍今又逐季增添正緣管課程官虛添課額以諂上司其實利則歸已虛額則張掛欠籍云云奉仁宗皇帝聖旨諸色課程從實恢辦既許從實豈可虛增除節略增課額實數及有續次虛增數目特與查照並行蠲減從實恢辦明旨凜然今但掛壁而已

張氏之陷平江也總管宣城貢師泰懷印脫身易姓名爲端木氏隱居雲間時一衲來海上嘗寓于資聖寺與僧壽量相得甚歡壽量有戒行嘗絕江浮淮以遊淄淄之間泛彭蠡過洞庭登祝融望大庾還至天目傳法于中峯大師行脚于四遠凡三十年于是隱于寺題其樓榜之室曰大隱貢因述其意作大隱

記記載禮部集文多不具載[illegible]
楊友直元坦嘗于後至元間判餘干與余情暱而通
兒託契仲實同守友直實爲合二姓之好然未嘗登
其上世所從來並卜居豐陽去友直所居僅一舍因
得拜其先塋及高曾已下諸像乃知楊氏爲宋文公
億之後有以武功起家者上著鹽之澈浦高祖春宋
武經大夫國朝贈中憲大夫松江知府上騎都尉追
封弘農郡伯曾祖發宋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
選鋒軍統制官樞密院副都統國朝內附改授明威
將軍福建安撫使領浙東西市舶總司事贈懷遠大
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祖梓嘉
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
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謚康惠父楧敦武校尉贛州
路同知知寧都州事卒于官友直生方晬耳母周夫
人携孤扶櫬而歸時康惠公及陸夫人與楧生母嘗
夫人相與保護至泰定丁卯康惠薨逝友直已年二
十餘矣爲人倜儻多才好學不倦能嗣其先德江浙
財賦總管韓仲山重其才以女妻之比官上饒通守

常州所在著積方將振其家聲而天不悔禍復于至
正丁酉溘然長逝春秋僅五十有五少寡遺孤煢煢
在疚傷余結契仲實不幸早逝惟友直足爲旅人相
依今復爾則信乎其命之窮也嗟乎友直往矣無以
報稱惟應狀君世德及所行事以請于當代大方爲
友直不朽計耳

丁酉八月張氏以水師數萬來攻嘉興羽檄遲馳州
陸戒嚴海鹽自州佐巡塲以下皆統兵北屯半邏新
豐廣陳以備他道州城閉塞兼旬民間米穀驟踴而
諸費不屬多破斫簷柱几榻而炊楊完者以大軍四
伏使小舟數十百艘餌之敵檣艣蔽天排川而下追
至杉青東西岸多積葦以待時南風大作岸上舉火
敵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衆遂捨舟登陸進
逼城下戰于東瓜堰大破之斬首萬七千級俘者數
千張氏統軍張士信以伏水遁還然完者兒肆掠人
貨錢至貴家命婦室女見之則必圍宅勒取婬汙信
宿始得縱還少與相拒則指以通賊縱兵屠害由是
部曲驕橫凡屯壁之所家戶無得免焉民間謠曰死

不怨泰州張生不謝寶慶楊善乎余廷心之言曰苗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爲禍將不細今若此何其言之若持左券也

張氏既歸命本朝兄弟相繼拜太尉平章之命乃于十九年秋七月大城武林至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畚築雖海鹽一州發徒一萬二千分爲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糧遠役而督事長吏復藉之酷歛鞭朴棰楚無有停時死者相望至本年十月始得迄功比費數十百萬而新城碑記至以南仲山甫爲譬其辭有曰有嘉太尉克綏我民疇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息我出我入變呻爲謳伊誰之力豈不斯覩斯言也乎

州瀕海鹽爲國利然亡命得以私販擅之每操兵飛棹往來賈販雖吏兵莫之敢攖至正丁酉濠城范廉卿以蔭補蘆瀝巡檢其爲人恂恂儒者顧長騎射無論鳥獸不及飛竄雖海塗上跳魚子蟹之細捷射之百不失一夜每懸火竿上去竿三百步從暗中射火無不滅也于是亡命心懼毋敢于州比私販境內爲

之肅然先是本路推官陳春以平反鹽獄數百人見稱至是本路大僚曰使官人人如范何必陳司理平反也

楚石大師爲沙門尊宿嘗從駕上都有漠北懷古諸作余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之句疑以爲羊可種乎因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着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笳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國所有致生疑耳後讀浦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褥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剸刃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脂未斷馬蹄踣蹶繞垣行羊子跳踉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飫肉蹉開塞饌肥裁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客遇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氷蚕之錦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脛骨種之與琦師目見之者不同也蓋波斯國別有種法如吳詩所聞耳

州學在淨業寺南神宇齋舍頗亦弘敞有至元六年知州趙孟貫賈禧重修碑至正六年知州葉彥中再修亦有碑然三州守皆賢有治聲于當時趙字子唯台州黃巖人治海上有惠政民到于今猶念之其祖子英爲宋宗正少卿南遷時以宗室從爲黃巖丞遂家焉有子六人皆以文學登膴仕至其孫師淵爲太常丞師夏爲判宗皆受業于紫陽之門且締姻焉故能以禮世其家施于有政云賈字吉甫宛丘人能行之以正限之以信羣佐若卑弟生之聽嚴傅老胥吏

然若家老之奉其尊也葉字大中松陽人嘗以才敏有風操爲江南行御史臺架閣管勾所至皆有休績可紀至于留神庠校崇道重學則三君之雅意均也杜少陵集自游龍門至過涸庭詩目次第爲此州先正嘗嘗季欽編定大都一循少陵生平行跡亦可以見其詩法升降亦隨其年自少而壯而老愈入于細而化也註脚多所補益極爲後學借資第音切類多吳音其他註釋如以鐵馬汗常趨爲昭陵石馬果常有汗以空同小麥熟爲不近武威林間踏鳳毛踏字

爲跨字之誤汝與山東李白好以山東爲東山天闕
象緯逼以天闕爲天闕江月滿江城以江月爲秋月
赤驥頓長纓以纓爲轡之類不免爲杜集增累
州弟子員張炯子晦卓犖有奇表與予爲道義交每
言其祖文穆公受知于世祖皇帝嘗被召入便殿問
當時急務時方隆冬上以所坐貂褥撤賜命坐別以
他褥進御公所上數十條皆當時切要上命執政以
次第舉行而桑哥盧世榮輩以罷冗官一條爲侵奪
朝權詈聲朝堂曰何物蛙蝦兒遽欲奪吾柄邪夜令
健兒竢之途將甘心焉幸中表趙文敏知之邀還暫
中得免明日雖拜翰林承旨尋以懼禍病免及盧桑
伏誅詔還前官大德間以老疾不起時論惜之有集
若干卷行于世

澉浦市舶司前代不設惟宋嘉定間置有騎都尉監
本鎮及鮑郎鹽課耳國朝至元三十年以留夢炎議
置市舶司初議番舶貨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
一用爲定制然近年長吏巡徼上下求索孔竇百出
每番船一至則衆皆懽呼曰亟治廂廩家當來矣至

什一取之猶爲未足昨年番人憤憤至露刃相殺市
舶勾當死者三人主者隱匿不敢以聞射利無厭開
釁海外此最爲本州一大後患也

潘從事澤民嘗爲余言本州達魯花赤也先不花本
北人以至正三年至海上時方八月秋濤大作潮聲
夜吼震撼城市不花初至聞此夜不敢臥起問門者
門者熟睡呼之再三始從夢中荅曰潮上來也及覺
知是官問懼其荅遲連聲曰禍到也禍到也狂走而
出不花誤聽遂驚跳入內呼其妻曰本冀作達魯花
赤榮耀縣君不意今夕共作此州水鬼遂夫婦號泣
合門大慟外巡徼聞哭傳報州正佐官皆顛倒衣裳
來救以爲不花遭大變故也因急扣門不花愈令堅
閉庶水勢不得驟入同寮益急遂破扉倒墻而入見
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寮詢知不覺
共爲絕倒乃知唐人潮聲偏懼初來客爲眞境也不
花今爲參知政事

己亥秋九月晦余曉詣嘉禾時曉星猶在樹杪忽西
南天裂數十百丈光焰如猛火照徹原野一時村犬

皆吠宿鳥飛鳴余諦觀其裂處蝡蝡而動中復大明若金融于冶鑄者少時方合操舟者謂余曰此天關眼也彼不知天者至尊裂者極禍關係豈藐小乎哉

是年冬十二月有州東趙氏家屠豕脫治已竟旣出肺腸其腸忽蜿蜒疾行雖健蛇不若也主人追之不能及遂出城遇海而止此蓋國家有心腹腎腸之人歸向寬大容蓄之象也

州民有朴知義者家翁莊堰幼生而不慧至八歲不語一日俄謂其母曰今日墻外牛鬬娘可避之聚驟而且喜已而鄰人之牛果鬬墻外是後復不言數日復言有官兵來未幾張軍從雲間來自此言無不驗四方挾錢帛來問者如見神明家至驟富然見人有凶事輒指而告之如響由是人見之始多面如死灰惟恐其有惡言也母因戒之其後惟母告之言則言年十九始娶與其妻一接而殞此雖人妖亦似乎保眞通靈故能前知如此及少近婦人忽焉滅沒殆眞泄而神與之俱亡無足怪也

金粟寺有康僧會身像余于至正癸巳始得頂禮明

年春余以伯兄見皆到寺禮懺復與潘廣文澤民檢發唐代所書三藏然零落過半惟華嚴法華楞嚴實積維摩長阿含及諸律論之半猶完整不壞翻閱踰旬忽于晡時作禮像前見像眉間有光須臾光若白線嫋嫋而出盤繞華蓋而上余遂鳴鐘聚僧稱佛名號禮拜讚頌至暮而光復從眉間收攝人人嘆爲稀有澤民因作放光記紀其事曰夫佛者覺也覺者靈照不滅也舍之可以內照六根放之可以旁燭三界此從七佛至于未來聖尊一光相續而常照者也能保光于無始常照而不斷則雖百千萬劫此光常若如新粤自漢年覺光東度迄于吳代猶未該被于是康法師以舍利示感始闡法門于吳會傳像教于江左是蓋以身光照攝東南四生之祖也既而立化天禧騰身金粟靈像棲託實在于廣慧焉甲午之春三月十有三日前藝授餘干桐江姚桐壽樂年以孔懷之戚禮懺像前忽眉間若有白雲一線出于鍼孔者蜿蜒少時遂若朱虵遊霧欻閃盤旋難以名狀久之或若虹拳或如波曲或延袤長引或輪囷成暈時

佛日朗映俄見天地樓閣皆成五彩似從放光石中看金碧世界也于時大衆驚歎此瑞爲世稀有余以爲此寧獨法師覺光常照而已哉要亦以廣文宿習圓滿今之虔禱發于天情故與靈契冥格若以鐵擊石以木鑽燧感極而光靈示現之耳此一光也更不特爲廣文感極之證而見前千萬善信莫不攝身神光之內各爲照徹因地使信心復萌此又法師了邪過去刼中普照羣有之一大願力也余身被靈瑞亡體投地援筆記此爲後學啓信

州著姓常氏自忠毅公與秦檜不合退居海上遂家焉其後有號蒲溪者亦官參知政事入本朝子孫多不學嘗言有厥祖遺像一幅以兵亂失之後復得之民間因出以示余其像瘦惡而髯帶貂蟬冠上有贊曰佑時生甫同德暨湯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溫清遂明王孝理之心海宇阜豐躋斯民仁壽之域公功棐廸帝庸作歌列辟具瞻謂相君之形惟肖睿辭敦奬見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皜皜不可尚已其後題曰紹興龍集壬申仲春穀旦門下士武原

魯璵拜贊余甚疑之此贊似宰相兩常公皆不得柄國奈何有此後檢宋范茂明集有代賀秦太師畫像啓乃知此贊是摘啓中數語爲贊耳此蓋檜像而子孫愛重此啓摘去和戎等語而借以爲贊也年代既久淪落民間爲常氏所得復以魯璵爲本州人益信而不疑耳不知魯中紹興甲午趙逵榜檜方柄國故稱門下第不識茂明何故代璵作啓余備錄以示常氏不以爲然愈益珍重嗟嗟是志乃祖之仇而拜其仇也子孫誠不可不學如此

嘉興通守繆思恭當張氏來攻嘉興楊完者命繆出火攻我師遂大捷既而張氏歸命因大城武林樓櫓統所屬工徒以赴其役張陰屬其弟士信乘此戮辱之衆皆爲繆心戰繆不以介意繆當治西北面數十百丈以松江路工徒屬之繆每事作則先人止則後衆勞來督罰殊得衆心由是視他所築愈益堅好士信亦無奈何忽一日巡工至繆所轄地分時日已虞淵而工猶未輟士信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汝何獨勞民如此繆曰平章禮絕百司猶敬共皇命日夕尚

勤奮揷況爲之民者敢偷餘晷士信曰此人口利如
錐何惟杉青闇畔烈烈逼人繆曰今幸太尉華面國
家借此得成獎順之典若念杉青之役猶恨不力縱
逸平章耳士信曰別駕好將息言及杉青猶能使八
肉跳不已

余讀海鹽州學黃侍講大成樂記言冀州貝君身爲
考其度數齊量範金爲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
吹其律而鐘自應至于琴瑟亦率自製云云余心甚
慕之及甲午春祭以余家所藏崇寧大晟樂大呂無
射二鐘持與考擊則比余所藏聲益加高判不相協
余乃竊嘆曰彼貝君者果足與言樂乎金既如此絲
石可知知其聲者則州之喪沒匪久矣按大晟樂國
初東平嚴氏一承宋舊者也當宋徽廟時有魏漢津
者以一蜀黔卒爲造此樂且以帝皇制樂實自其身
得之請以徽廟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鐘之律蔡京亦
從吏其說卽使範金裁石用之郊廟至頒其樂于天
下然徽廟指寸視人加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私
謂其弟子任宗堯曰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無日矣

當今聖人其身出而身遭之乎未幾遂有靖康之禍今州學鐘高倍崇寧則宜乎州之日阽危于淝河鋒鏃也第所謂考其度數協以古律者豈別有出于緹室莪灰之外者乎

州少年多善歌樂府其傳皆出于澈川楊氏當康惠公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善雲石翩翩公子無論所製樂府散套駿逸爲當行之冠即歌聲高引可徹雲漢而康惠獨得其傳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後長公國材次公少中復與鮮于去矜交好去矜亦樂府擅場以故楊氏家僮千指無有不善南北歌調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

相傳紹興間有海鹽丞簡傲不羈志輕一世嘗謂一鄉大夫主人偶遲遲而出丞故好睡比主人出則丞已鼾聲如雷矣主人以客睡不敢呼亦復就睡及丞覺亦以主睡不敢呼更復就睡如初究之主客更相臥醒至日沒丞起而去竟不交一言趙子固愛其事

爲作圖紀其說于上置之座右曰此二人大有華胥風氣足以箴世之責望賓主者

楊廉夫寓雲間及余到海上時一過余歲壬寅冬楊從三泖來宿余齋頭適就李貞廷臣以書幣爲蕭山令尹本中乞吳越兩山亭志併選諸詞人題咏于時楊尹已移官嘉禾矣楊即爲命筆稿將就夜已過半余方從別室候之俄門外有剝琢聲啓扉視之則皆嘉禾能詩者也余從壁間窺之率人人執金繒乞楊留選其詩楊笑曰生平千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之士遂運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翼顧文燁金炯四首楊謂諸人曰四詩猶爲彼善于此諸什尚須更託胎耳然被選者無一人在諸人相目驚駭固乞寬假得與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楊揮出門外閉關滅燭罵曰風雅掃地矣

州詩人陳彥廉好作怪體兼善繪事其母莊本閩人父思恭商于閩溺死海中莊誓不嫁携彥廉歸本州撫育遂成名士彥廉有才名交往多一時高流最與

黃公望子久親暱彥廉居硤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彥廉同往不得已偕至城郭黃乞與同看陳涕泣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亦爲之動容不看而返因爲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隱窟雜志

宋 温革

四六文用經史全語必須詞旨相貫若徒積叠以爲奇乃如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希深與之啓云曳裾而前士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何文公書於扇曰此文中虎也蓋善其用經如己自出特爲豪健楊文公有重名於世常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黜竄楊甚不平因取藁上塗抹之處以濃墨傳之就加爲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揚家鞋底或問其

故乃曰是他別人脚跡當時傳爲嘔乙骨反嚘渠畧反大笑不止也

自後舍人行詞遇塗抹者必相謔云又遭鞋底

汪內相勸王上聽政表云漢家之厄十世惟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念重耳之獨在蓋佳語也或曰若移上句爲下句則善不可加矣

李漢老云古者詔令多矣天子自爲之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相如視草而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使臣不代言其敢爲是語乎

仁廟初欲封皇女下崇文院檢尋典故王洙等言唐制封公主有以郡國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宮已有晉陽之號若明皇女封永穆常芬唐昌太華皆爲美名乃詔封長女福康公主次女崇慶公主蓋用明皇故事也

閬州有三雅池古有濬此池者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三篆曰伯雅仲雅季雅或謂劉表一子好酒常製三爵大受一斗次受七升小受五升趙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飲器也余以問曾存之存之言古人軀幹大升合小王仲弓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古方三

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然則存之之言信矣余按廣韻盃字注云酒骨雅同音則雅字蓋借用三雅乃杯也無可疑者

趙德麟論法帖據唐人李浩刊誤云短啓出晉宋兵戎之際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云罪死者是違制令故也余觀文選載任昉沈約爲中丞時彈章云死罪死罪是惶惧語不必謂違制令乃去爾也

今世燒香埋火蓋有所自楞嚴云焚水沉無令見火是也故事館職每洛陽貢花例賜百朶并南庫法酒此三者麟臺故事不載因志之

取覆牓予蓋兩制見宰執之禮自建炎中庶官亦用今則布衣以下皆通用矣

丁巳立冬日以叢書堂本對讀畢 元材

宋　費袞

故事朝廷有命撰樂章贊禱敕葬輓祭文夏國人使到驛燕設教坊白語刪潤經詞及回荅高麗書並送秘書省官撰蓋學士代王言掌大典册此等瑣細文字付之館職既足以重北門之體且所以試三館翰墨之方異時內外制闕人多就此取之所謂館職儲材意蓋本此諭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常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有此識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

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大尉旦皆謚文貞後以犯文宗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謚不易得如此其爲厲世之具深矣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笑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之洪鴻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有冊遇巨盜於江中欲辱之女義不受汙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思小曰匈奴姓吳氏女兄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焦之嗣徐伯遠傳其事丁文簡公五世孫女世爲鄭州新鄭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普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山虜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且曰我寧死耳誓不辱於汝輩也虜始亦不怒但屢扶上馬丁罵不已乃忿然瞋目遂絕於挺下

晏元憲公四世孫女其父孝廣爲鄧州南陽縣尉女

女子字師姑年十五從权孝純官于廣陵建炎三年陷於虜人係以北每欲侵凌之輒擲身于地僵仆氣絕識自經或投於井皆救而獲免其主母愛之撫育如己出虜中爭傳誇焉又有陳氏女其父壽隆紹興初為湖北提刑卒于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吳江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數逼女力拒之大呼其嫂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白無為賊辱因躍入水其屍浮數里不沒賊怒因撞以矛乃沒女時年十四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沒無傳者何可勝數是以表而出之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坐焚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澗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從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所靳惜清樂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江東村落間有蒙祠其女巫襃附託以興妖惑民信

之相與營葺聞土木寖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名被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為聚謀曰吾儕為此祠勞瘁不嘗一旦為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倘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嘗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肴舉飲啖之斯須則僞為受械所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錢翌日又果復來廟庭袒裼叫嘷極口醜詆不可聞廟旁民大驚聚之者踵至少年抵神御前方祭賽羅列即舉所祀瀉悉飲之以至肴饌無孑遺旋俯躬如受縶者叩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湧出七竅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即日喧傳旁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繕極麗益所得不可勝計

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寘毒酒中殺人捕治引伏魁坐罪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于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為丐免守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解作盜犬賦則將釋

之勝公即口占辭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轍藍宇之
夜吠克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將鋤
擊去難回顧兎之頭守大笑即置不問

丁巳立冬校叢書堂鈔本　沅林